

[台湾商务印书馆学术经典]

孟 子
荀 子
公孙龙
吕不韦
韩 非

中国历代思想家

先秦
(二)

主编：
台湾中华文化总会
王寿南

[台湾商务印书馆学术经典]

中国历代思想家

先秦

(一)

主编：
台湾中华文化总会
王寿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历代思想家. 先秦. 2 / 中华文化总会, 王寿南
主编; 刘正浩等著. —北京: 九州出版社, 2011. 3
ISBN 978-7-5108-0856-2

I. ①中… II. ①中… ②王… ③刘… III. ①思想家
—评传—中国—先秦时代 IV. ①B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26373号

中国历代思想家. 先秦. 2

作 者 中华文化总会 王寿南 主编 刘正浩等 著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出 版 人 徐尚定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 (100037)
发行电话 (010)68992190/2/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涿州市星河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32 开
印 张 12.75
字 数 28.2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8-0856-2
定 价 26.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孟 子 / 1

荀 子 / 79

公孙龙 / 155

吕不韦 / 195

韩 非 / 333

孟子

刘正浩 著



目 录

一、孟子传略	5
1. 家世及年籍	5
2. 孟子在邹	7
3. 孟子游梁	8
4. 孟子游齐	9
5. 丧母返邹	12
6. 再度赴齐	13
7. 伐燕之役	15
8. 孟子去齐	17
9. 游宋过薛	19
10. 孟子过滕	21
11. 孟子游鲁	22
12. 返邹立言	23
二、孟子的中心思想——性善	25
1. 性有善端	28
2. 存养善性	31
3. 扩充善端	35

三、孟子的政治思想	38
1. 轻君	38
2. 保民	42
3. 崇王	44
4. 黜霸	48
四、孟子的教育思想	52
1. 孟子的教学重心	53
2. 孟子的教学方式	58
3. 孟子对施教的主张	60
4. 孟子对求学的主张	62
五、孟子的功业	67
1. 继承道统	68
2. 消灭邪说	70
3. 明辨义利	71
4. 崇尚气节	73
5. 宣扬革命	74
参考书目	77

一、孟子传略

1. 家世及年籍

孟子名轲。他的字，汉朝以前的古书上没有记载，可是魏、晋以后，却突然传出子车、子居、子舆三个不同的别号，可能是后人附会出来的，不一定可靠。

孟子是春秋时鲁国公族孟孙氏的后人，故姓孟氏。他的祖先不知从哪一代起，迁居到邹国（邹，古书上也有写作“驺”的），于是孟子便成了邹国人。这个小国的前身，便是春秋时代的邾国。鲁国的都城在曲阜（今山东省曲阜市），而邹国的都城在邹（山东省邹县东南，邹县现改为邹城市），这两个国家在古时是邻国，于现代为邻县；由鲁国搬到邹国去，也不过等于我们从台北市迁居到台北县罢了。

《左传》上记载一个邾文公的故事，这事发生在鲁文公十三年（公元前六一四年）：

文公想迁都于绎（在山东省邹县东南绎山旁），命史官卜问吉凶。史官报告道：“对人民有利，可是对君不利。”文公说：“只要对人民有利，就是对我有利了。天生万民，给他们立个国

君，就是叫他造福于民；人民既然有利，我必定也有一份。”左右劝道：“不迁都可以延年益寿，君为什么不干呢？”文公说：“我的任务，是教养人民。一个人寿命的短长，是有定限的；只要对人民有利，迁吧，天下没有比这更吉祥的事了！”于是就迁到绎去。不料当年五月，文公果真死了。

孟子既为邹国的臣民，当然知道前代这个悲壮的故事，这对于他“民贵君轻”的思想，可能有很大的启示。

相传孟子的父亲名激，字公宜；孟子的母亲，有人说是仇（音掌）氏，又有人说是李氏；如今都没办法考信了。孟子的父亲早于孟子在邹国为士的时候就死了，我们对他的生平一无所知；但是他的母亲，因为有断机和三迁教子等事迹的流传，我们都知道她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贤母。

孟子的生卒年月，因为史传不载，而有许多不同的记述和拟测。其中谓孟子生于周烈王四年，卒于周赧王二十六年（前三七二至二八九年），寿八十四的说法，见于孟氏宗谱，并为清蒋陈锡等《邹县志》所采用，最具权威性。这个说法，一度因为《史记·六国年表》误以孟子于梁惠王三十五年（周显王三十三年，前三三六年）至梁而受到怀疑；若以烈王四年起算，孟子此时才三十七岁，惠王绝不该一见孟子就称孟子为“叟”，说“叟不远千里而来”，因为“叟”是对长辈的尊称。但是据《竹书纪年》，惠王三十六年后，改元从一年始，至十六年而卒。孟子实于惠王后元十五年（周慎靓王元年，前三二〇年）至梁，时年五十三岁。古人平均寿命较短，体貌早衰，《礼记》上说，“五十始衰”，“五十养于乡”，孟子也说“五十者可以衣帛矣”，称一位五十多岁的人为叟，应该是很自

然的事情，没有什么可怪。

2. 孟子在邹

孟子尚友古人，私淑孔子，受业于子思的门人。他对孔子最为仰慕，赞美孔子出类拔萃，是自有人类以来最伟大的圣人，常以“未得为孔子徒”为最大的憾事，以“学孔子”为最大的心愿。孟子学成，通五经，尤精于《诗》、《书》与《春秋》，继承了儒家的道统。

《孟子·梁惠王》记孟子用士礼葬父，可知他早年曾在邹为士——士，可能是学成待仕的知识分子，也可能是居位守职的基层官员。但是《孟子》全书，只记了一件孟子会见邹君的事情：

邹国和鲁国交兵，邹穆公问：“我的官员有三十三人阵亡，人民却没有一个为他们效死。要杀他们吧，也杀不了这许多；不杀吧，他们就狠狠地看着长官战死，不肯抢救。怎么办才好呢？”

孟子答道：“凶年饥岁，君的人民，老弱都不免一死，被集中抛弃在田沟山涧里；年轻力壮，逃散到四方去的，总有几千人了；可是君的仓廩里堆满了粮食，府库中充满了财物，官员们却没有报告灾情，请君救济的。这便是在上者轻忽了政事，残害了在下的人民。曾子说过：‘小心呀！小心呀！一件恶事从你身上做出来，一定会还报到你的身上。’那些人民吃尽长官的亏，到现在才能报复一下，君就不必责怪他们。只要君施行仁政，人民自然会敬爱长官，为他们效死了。”

这完全不像普通君臣的谈话，只怕是孟子周游列国，成名以后的事了。由此可知，孟子即使仕邹，却也一直未获重用。他一向主张“不得志，独行其道”，必然早已退隐林泉，以作育英才为职志。

3. 孟子游梁

周慎靓王元年，梁惠王用谦卑的礼节，厚重的奖赏，征召天下的才俊，并保证采纳他们的建议。孟子为了救世行道，便率领一批学生，到梁国的首都大梁（今河南省开封）去。

梁惠王承文、武二侯的基业，号称强盛。但是和诸侯争战的结果，却东败于齐，连太子申也赔了性命；西丧地于秦七百里；南辱于楚，失去八个都邑；此刻正是切齿腐心，意图雪耻复仇、争雄图霸的时候。所以他一见孟子，就率直地问道：“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老先生，您不以千里为远，来到这里，将用什么方法使我梁国得利呢？）

可是孟子呢？他早看出天下大乱，都是世人只知有己，不知有人，交相争利的结果；在上的诸侯，只问如何使我的国得利，人人都舍弃了保民而王的根本，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就好像率领着一群名叫“土地”的妖兽，去吃人民的肉，喝人民的血。于是居间的大夫，只问如何使我的家得利（家是大夫为统治其采邑而设的政治机构，不是一般家庭的家），人人都忘了为臣的道义，拥有万乘兵车的大国，杀害国君的，必然是分掌了千乘的大夫；拥有千乘兵车的小国，杀害国君的，必然是分掌了百乘的大夫。在下的民，只问如

何使自身得利，人人都忘了孝亲敬长的伦常，利之所在，就父子不相亲，兄弟不相安，要争个你死我活。于是普天之下，处处都呈现出“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既奢靡，又凄凉，极不协调的惨状，形成极端尖锐而丑恶的对比，更加强了人们不夺取就不会满足的贪欲。所以孟子认为天下沉溺于私利，除了用唐、虞、三代的仁义之道去援救，别无他策。仁是爱护他人，是奉献施舍，与世人相偶相亲。义是约束自己，是居心方正，使言行合乎事宜。人人都能以仁安定众人，以义匡正自己，天下就太平了。于是孟子向惠王痛陈国君求利的弊害，劝惠王道：“王还是谈谈仁义好了，何必说利呢？”

一开始，孟子和惠王的观点就是对立的。陈义虽然高远，难免被视作不切实际。所以孟子在梁，惠王虽优礼有加，却不实践诺言，给他施展抱负的机会。

次年，惠王死了，孟子见他儿子襄王一面，出来告诉人说：“远远望去，根本不像个国君；接近他，也看不出使人敬畏的地方。”大失所望。此年正当齐宣王元年（周慎靓王二年，前三一九年），新王即位，一定是招揽人才的时候，所以孟子就离开梁国，过宋赴齐。

4. 孟子游齐

孟子在宋都商丘（在今河南省商丘市南）略事逗留，还是太子身份的滕文公将到楚国去，路过此地，慕名求见。孟子向他陈述人性本善的道理，不断举尧、舜为证。太子非常钦佩，却没有完全领会。等从楚回来，又向孟子请益，孟子说：“太子怀疑我的话么？天下的道理，只有一个顺性行善而已，我全都

说过了。”只劝太子效法圣贤，竭尽自己的本性，奉行尧、舜的善道，不复多言。从此以后，太子就成为孟子最忠实的信徒。

离开宋国，孟子到达齐邑平陆（今山东省汶上县西北）。这时他已桃李满门，所至之处，“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声势浩大；齐相储子震于他的声威，特地派人赠礼交结。孟子见储子礼轻物重，用心不诚，到了齐都，便也不去回拜。

孟子到了齐都临淄（位于今山东省临淄市），不知那些齐国人把他当成何等模样儿，齐宣王居然使人偷看孟子，想知道孟子的长相是否果真与众不同。后来储子把这事情告诉孟子，孟子幽默地说：“怎么会与众不同呢？尧舜也长得和众人一样啊。”起初王对孟子，止于好奇而已，全无敬重礼聘之心。孟子以为古之贤王，喜欢善道，忘了自己的权势；古之贤士，亦乐于自己信守的善道，忘了别人的权势，所以王公不致敬尽礼，就难得再见他，更不能以他为臣。也不肯利用关系，屈节求见。弟子陈代劝道：“不见诸侯，好像太拘小节了，现在一见他们，得着行道的机会，大则可使他们称王于天下，小则可使他们称霸于诸侯。而且志书上说：‘枉尺直寻。’（八尺为寻。这句话，可直译作‘先委屈一尺，就可以伸直八尺’，意思是牺牲少收获多。）似乎是可行的。”

孟子说：“不等诸侯邀请，就自己去求见，那算什么呢！而且那‘枉尺直寻’的话，是从求利的观点说的。如果从求利说，那么枉寻直尺也是有利的；难道志在行道，也可以去做么？”又说：“而且你错了，舍弃正道，委屈自己，那里还能去匡正别人呢？”

至于“枉寻直尺”之不可，我们可从孟子的寓言中去领会，他说：

齐人有一妻一妾，闲住在家里。他每天到城外墓场上乞讨人家剩下来的酒肉吃喝，然后回家向妻妾夸耀，说他又和某些达官显贵同席，好不得意。有一天他妻子跟踪他，发现了秘密，回家告诉妾说：“丈夫是我们要倚靠一辈子的人，谁知他这样没出息！”便一同痛骂丈夫，在庭院里相对哭泣。可是那位先生还不知露了马脚，照旧扬扬得意地回来，向妻妾自吹自擂。

这位先生，不惜以乞讨满足他的口腹之享。酒足饭饱固然有利，难道值得牺牲人格去换取吗？立志行道的人，难道可以先如此作践自己，以为进身之阶吗？所以在这寓言的末了，孟子说：“由君子看来，世人用以乞求富贵利达的丑态，要是被妻妾看见，不觉得羞耻，不相对哭泣的，太少有了！”

再说君子出仕的目的，原在匡世正俗，兼善天下，希望国君用他，得以安富尊荣，子弟从他，能够孝弟忠信。若己身不正，失去人格，还有什么用呢？无怪孟子要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又说“保守自身，就是保守正道的根本”；要坚守出处的大节；要对世人仕宦不由其道的歪风，痛加针砭了。

稍后，宣王终于得知孟子的贤德，礼聘入宫。孟子见王，王问齐桓、晋文的霸业。孟子说：“孔子的学生，没有讲桓、文之事的，所以没有流传到后世来，臣没有听说过。王如果一定要臣说一些，就谈一谈君临天下的道理吧。”于是向王陈述保护人民，天下人就会自动归往，任何人也挡不住的道理。

王说：“我糊里糊涂，不能达到这个地步了。希望夫子助成我的志向，明白地教导我，我虽不聪敏，请让我尝试一下。”他

对君临天下非常神往。虽然对发政施仁、保护百姓的事，坦白地表示办不到，却有意尝试一下。

孟子在齐，多方诱导野心勃勃、天真未泯的齐宣王；宣王怜悯那要被牵去衅钟（把血涂在新铸好的钟上，加以祭祀）的牛，命令“以羊易之”，做出用羊换牛的傻事；孟子就勉王推此仁心，加惠于百姓。宣王乐苑囿宫室之美，好声色犬马之娱；孟子就勉王与民共享，以百姓的快乐为快乐，以百姓的忧愁为忧愁。宣王好勇，孟子就勉王效法武王一怒而安天下的大勇。宣王好色，孟子就勉王行仁政，使全国“内无怨女，外无旷夫”。

但是宣王稍有怠慢，孟子也毫不迟疑，立刻回报。有一天早晨，孟子正要去朝见宣王，恰巧王派人来说：“寡人本想来看看夫子的，但是得了风寒，不能吹风。夫子如果愿意来上朝，我将抱病登朝。不知能让寡人一见么？”孟子答道：“不幸我也病了，不能上朝。”反而托病不去。孟子以为大有作为的国君，必有不可随意传召的大臣，有事要商议，就得亲自去拜访。如果不能这样尊贤乐道，便不值得去和他共事。

5. 丧母返邹

子女出生三年，然后才能脱离父母的怀抱，所以三年之丧，是三代（夏、商、周）以来，自天子以至庶人所共同遵守的礼制。虽然世人多不能行，孟子却坚守不渝。他说：“尧舜之道，孝弟而已。”又说：“能奉养父母，算不得大事；只有给父母送终能尽哀守礼，才算得上大事。”

孟子初到齐国，齐威王才死不久，宣王想缩短三年的丧期。公孙丑问：“劝他改服一年的丧，总比不劝好些吧？”孟子说：

“这就像有人扭转他哥哥的手臂，你劝他轻轻扭一样，不劝也罢。你还是教他些孝悌之道吧！”

周慎靓王三年（齐宣王二年，前三一八年），孟子的母亲逝世了。因为祖坟在鲁国，所以孟子奉母亲的灵柩，自齐返葬于鲁，然后回到邹国守丧。由于孟子用大夫礼为母亲料理丧事，而且他又引述“君子不以天下俭其亲”（不会为了天下惜物的观念，在父母身上俭省）的古语，主张竭力事亲，可知在齐国这段时期，他是以大夫的班位辅佐宣王的。

周慎靓王六年（齐宣王五年，前三一五年），滕定公死了，太子（滕文公）对孟子在宋和他说过的话念念不忘，又深受孟子孝行的感动，便使他的太傅然友两次到邹国问礼，终于听从孟子的话，不顾宗族长老和文武百官的反对，决定依礼守丧三年。

6. 再度赴齐

同年，孟子除丧返齐，在崇（今地不可考）见到宣王。此时王正宠信盖大夫王骀，王骀专权弄势，孟子知事不可为，退下来就有离开齐国的打算。稍后王以十万钟优厚的年俸，拜孟子为卿，孟子辞不受禄，只肯以客卿的名分暂时留下，居于宾师之位。

齐人公孙丑是孟子的得意门生，一得到孟子为卿的消息，便问道：“假如夫子做了齐国的卿相，能够推行大道，就是从此使齐国称霸于诸侯、称王于天下，也没有什么奇怪。这样一来，您会不会动心呢？”（动心是心无定主，一有利害得失，便生忧喜之情的意思。）孟子说：“不会，我四十岁就不动心了。”并且